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二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五六五五次会议

2007年4月4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成员： 比利时 贝勒先生
- 中国 刘振民先生
- 刚果 比亚博罗-伊博罗先生
- 法国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
- 加纳 克里斯琴先生
- 印度尼西亚 克莱布先生
- 意大利 曼托瓦尼先生
- 巴拿马 阿里亚斯先生
- 秘鲁 廷科帕女士
- 卡塔尔 卡塔尼先生
- 俄罗斯联邦 多尔戈夫先生
- 斯洛伐克 布里安先生
- 南非 库马洛先生
- 美利坚合众国 沃尔夫先生

议程项目

非洲局势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通报情况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54A）。

07-29527 (C)



上午 10 时 1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局势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通报情况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达成的谅解，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约翰·霍姆斯爵士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我请约翰爵士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将根据先前磋商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全理事会将听取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约翰·霍姆斯爵士通报情况。我请他发言。

霍姆斯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我首次访问苏丹、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的情况。

我选择该地区作为首次访问对象，是因为达尔富尔是世界最大的人道主义行动，也因为我们在整个地区保护平民方面面临着特别严峻的挑战。我将按字母顺序谈谈这三个国家的情况，这样做特别是为了确保我要谈的关于中非共和国的内容的重要性不会因达尔富尔问题而降低，而这正是常常出现的情况。我将以法语报告中非共和国和乍得局势，然后改用英语通报苏丹情况。

（以法语发言）

在中非共和国，我首先访问了该国西北部的保瓦地区。在 1 月 28 日复兴共和与民主军的反叛分子与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发生战斗后，保瓦地区和周围村

庄的部分民众逃入丛林，而且至今仍逗留在那里。我得以访问了某些完全或部分被烧毁、遭掠夺和失去人口的村庄。

没有真正的流离失所者营。相反，流离失所者仍分散在丛林中，这使得找到他们特别困难，因为他们常常在车辆靠近时就逃走。不过，我得以见到不少流离失所者，目睹他们的生活状况，聆听他们常常是非常感人的故事。流离失所者普遍依家族在距离其房屋和田地数公里之处聚居。他们一无所有——没有饮用水、没有住房、没有保健或教育服务。

这些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他们不是躲避反叛分子，而是躲避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和总统卫队的报复。他们还说，他们对回到自己的村庄感觉不太安全。同样很清楚的是，国家不再以任何形式存在。人们不得不自谋出路。

该国其他地区也受到了类似影响。在卡加班多罗和东北部的比劳，团结民主力量联盟的反叛分子与政府军之间于上个月爆发战火，其后又发生了清算旧账事件，造成 70% 的城镇被毁，民众逃离。我使用“类似”一词是因为某些地区发生的烧毁和抢掠村庄事件似乎是反叛分子而不是政府部队所为。最后，在谈到中非共和国北部地区的灾难性安全局势时，我必须提及匪帮和拦路抢劫者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给平民带来了破坏性影响。

据人道主义组织估计，中非共和国有一百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估计已从 5 万人增加到 212 000 人。此外，乍得和喀麦隆境内还有 7 万名难民。此种情况至少可说是令人不安的，而在未来几个月里，尤其是在雨季到来后，此种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很显然，尽管在实地有一个小组正积极开展工作，但人道主义应急行动的开展仍然不够。我们需要更多的伙伴、更多的资源以及更多的宣传。在这方面，我呼吁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捐助方提供帮助。

截至3月31日,《联合国援助中非共和国人道主义呼吁》所要求的5 400万美元中, 供资到位率只有18%。

在该地区以及其他地区, 人道主义援助只是治标不治本。持久的解决办法要求中非共和国当局履行义务, 保护本国平民, 消除有罪不罚现象。我已经向博齐泽总统和多特总理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不过, 我认为, 中非共和国当局无论如何表示其诚意, 都无力单独应付这一挑战。因此, 国际社会, 包括安理会, 必须履行其责任, 以便找到办法, 从政治和安全上解决这一政治和安全危机。

在政治方面, 冲突各方必须立即同意停火, 开始进行谈判, 以便按照智者小组的建议, 达成持久的政治解决办法。

就安全局势而言, 有必要大大加快改革努力, 支持中非共和国政府努力在该国各地恢复行使权力, 并建立一支有能力保护民众、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纪律严明的专业军队。

此外, 我们必须立即确保中非共和国边界地区, 尤其是与达尔富尔交界地区得到更好的保护。这使我不禁对有待采取的办法产生疑问: 在中非共和国东北部部署一支多层面部队难道真的必须取决于乍得当局是否接受在本国领土部署一种国际存在? 另一个可能性是请非洲联盟以及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研究是否有可能加强其多国部队380名士兵的授权和作用。例如, 这可包括监测在该国北部和边界地区的军事活动。

中非共和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尽管如此, 在过去两年里, 该国已经取得重大进展。2006年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返回该国就证明了这一点。民选政府似乎希望着手对付该国所面临的经济和发展挑战。国际社会必须在这项努力中为中非共和国人民提供帮助, 必须对北部地区的人道主义需求作出回应, 防止那里的安全和政治危机使业已取得的进展付诸东流。

关于乍得东部地区, 尤其是我所访问的戈兹贝达地区的局势, 我没有什麼要向安理会汇报。我想援引

主席先生你2006年6月率领的乍得东部地区访问团的报告。该报告第55段指出:

“在……戈兹贝达, 人道主义组织……对……安全形势不断恶化, 特别是反叛运动频繁穿越难民营和在难民营中招募人员以及金戈威德民兵攻击村庄[表示]相当担忧。他们强调, 除非提供更好的保护, 否则, 其行动的人道主义性质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它们也担心难民对当地环境的负面影响, 特别是使用了当地本来就稀少的资源。”

将近一年后, 乍得东部地区的人道主义问题仍然存在。寻找务实的办法处理这一问题,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自安理会访问团上次访问之后, 乍得东部地区的局势严重恶化。乍得军队现在专注于其他目标, 放弃了该国东部的大片地区, 听任民兵和各种武装集团在那里猖獗。大量的族裔和政治暴力由此而出现。

自2006年秋季以来, 已有数百人遭到杀害。数十个村庄被烧毁。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 乍得东部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从5万人增加到14万人, 光是达尔西拉地区就有10万人, 戈兹贝达是该地区的主要城镇。难民营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栖身地也被加速军事化。强行征兵, 包括招募儿童兵现象正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最后, 当地居民和该地区已经难以管理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水资源所遇到的压力, 现已加大到了无法持续的程度。人道主义组织过去一直能够对付这一问题, 但现在却可能应付不了局面。

因此, 人道主义应急行动必须更有力、更迅速并且更有策略性。尤其是, 在雨季来临前, 我们必须以更加协调的方式, 对最紧迫的需要作出回应。因此, 我决定进一步加强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在乍得境内的存在。此外, 我们必须认识到, 难民营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在未来几个月里都将无法返回家园。因此, 我们现在必须制定较长期的战略。其中应该包括寻找持久办法以解决持续存在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问题, 以及提出能顾及当地民众需求的平衡援助方案。将最易遭受袭击的难民营迁移他处, 也必须是一项优先工

作，同时必须充分尊重目前的国际准则和难民的尊严。为了确保适当落实这些措施，捐助者必须为乍得人道主义呼吁所需的 1.74 亿美元提供资助。迄今只有 23% 的资金到位。

然而，我必须提醒安理会，如果不采取什么行动来改进乍得东部的安全局势，那么那里的人道主义局势就会继续恶化，因为人道主义需求将继续增加，人道主义组织也将无法满足新的需要，因为目前的安全环境已使它们接触最脆弱居民的机会受到限制。为避免这一灾难性情况，正如我对库马科耶总理所说的那样，乍得政府必须着手消除有罪不罚现象，为乍得东部地区的乍得居民和难民提供保护。

尽快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安理会成员同政府之间关于部署多层面部队的讨论也是重要的。实际上，我认为，正如秘书长有关该议题的报告（S/2007/97）所指出，国际安全存在对确保保护乍得东部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极其重要。

（以英语发言）

我最后谈谈苏丹。本周是一个不幸的周年纪念日：2004 年 4 月 2 日，3 年前的本周，安理会听取了我的前任扬·埃格兰关于达尔富尔的第一次通报。3 年前，230 名救济工作人员在达尔富尔竭尽全力协助 35 万人民。今天，13 000 多名救济工作人员设法帮助将近 400 万受冲突影响的人民，其中 200 多万人流离失所。这一行动的规模以及在许多方面的成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救济工作人员的敬业精神和勇气是对我的激励。

目前，尽管政府军同叛乱团体之间的实际战斗规模相对小，但暴力事件几乎每天发生，从南达尔富尔的部落流血冲突到金戈威德和其他民兵对村庄的袭击，以及目前普遍的不安全和无法无天的状况，在此情况下不可预计的暴力和有罪无罚是常见的现象。如果说军事伤亡数量相对少，那么平民仍然是主要的受害者。对大规模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继续增长，国际社会提供了目前每年需要的大约 8 亿美元中的 95%，因为该问题本身继续无情地恶化。

过去 6 个月里，将近 25 万额外的无辜平民被迫背井离乡，设法逃避主要是政府支持的民兵的袭击。他们逃到达尔富尔所有 3 个州的难民营——在许多情况下，逃到已经人满为患的难民营。现在，远远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220 万人民——流离失所。按目前速度，再过 18 个月左右，超过一半的人口将会面临同样的境遇。这是真正令人恐怖的前景。同时，难民营的政治化和军事化已成为现实，是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

过去 3 年的最不幸的情况之一是，当时在难民营的人今天仍在那里，无疑开始对有朝一日能够返回家园和恢复过去的生活失去希望。

违反人道主义法和侵犯人权——其中尤其是基于性别的暴力——有增无减。就在两周前的 3 月 16 日，在北达尔富尔的塔维拉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营中，一名 10 岁的女孩和一名 12 岁的女孩显然遭到警察的强奸。当我在法希尔——也是在北达尔富尔——附近的赛俩目难民营行走时，数百名年幼女孩和男孩跟在我后面。我不禁想到，他们中有多少人可能还会遭受这种可怕暴行。

我说过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行动在许多方面是成功的。需要帮助的 400 万人民中的大多数看来获得了足够的食物、干净的水和基本卫生条件、住房、医疗保健，以及——至少在一些情况下——接受初级教育。然而，正如我已经表明，我们大家基本上未能有效保护人民免遭暴力和虐待，尽管人道主义存在本身可以成为一个重大威慑，有关达尔富尔情况的历次报告——例如人权理事会最近的批判性报告——也是如此。

冲突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唱道德高调；各方看来都要对继续和广泛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犯人权负责。然而，正如我一有机会就提醒他们的那样，苏丹政府承担着保护其人口的首要责任，有责任对被控犯罪的凶手进行适当调查和起诉。

人道主义努力本身还面临着一些很容易使它瓦解的威胁。首先是这项努力的巨大规模。国际社会还

能支撑这样一次耗费巨大而困难重重的行动多久？达尔富尔人民还能承受人的代价多久？

其次是对进出的威胁，一些时候以来，进出范围稳步缩小。情况每天都在变化，但是，在任何时候我们无法同多达 100 万人民接触。例如，我访问了杰贝尔马拉的叛军控制地区，由于主要公路被封锁那里几个月来几乎得不到帮助，并且露出缺少像样的食物和医疗照顾的端倪。当然，达尔富尔普遍和不可预计的不安全是进出自由的最大障碍。进出受阻的影响已经开始可以在主要营养和健康指数中看出，这些指数再次开始恶化。

但是，也存在很大的官僚障碍。我亲身经历了这第三类威胁，我在设法访问卡萨布难民营时，在北达尔富尔库图姆外面的一个军事检查站受阻和被迫折返。尽管后来政府表示歉意，但是如果在我的访问中发生这样一个事件，还有记者记录我的每一步，很容易想象达尔富尔现场援助工作人员每天的困难——我向地方当局和中央政府严辞说明了这一点。

尽管有这种个人的经历，我可以报告可能于最近出现的一些进展。3 月 28 日，苏丹政府同联合国又签署了一项联合公报，旨在减轻近几个月严重阻碍救济行动的行政负担。公报规定，苏丹政府在具体期限之前迅速发放签证、许可证和通关手续。它还建立了苏丹人道主义事务部长和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员共同担任主席的联合后续委员会，将每月开会。充分和继续执行该协定的所有方面并非奢望。苏丹政府应当竭尽全力协助那些拯救其本国公民生命的人的工作。

第四种威胁就是针对援助工作人员本身的暴力的持续后果。工作人员遭到殴打和辱骂，办公室和住处被袭，个人财物被偷。车辆时常遭到持枪劫持，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有一次就在州府。在这方面，也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声称无辜。简而言之，前来帮助人民的人本身现在成为目标，有关救济工作人员的所谓罪行的媒体宣传运动更是添乱，包括说有间谍活动和暗藏政治图谋等。

1 月发生在尼亚拉的一个具体事件涉及政府官员对非政府组织大院的突击。20 名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和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苏特派团)的工作人员被捕，遭到辱骂和殴打，并被控犯罪。我请我见到的所有政府成员保证将全部取消这些指控。人道主义界理所当然感到在这一事件中受到双重损害。相关人员不仅受到袭击，然后被控犯罪，正是在伤害之上又加侮辱。我再次强烈敦促迅速按照我的请求采取行动。然而，关于有关人员被要求明天在尼亚拉出庭的最新消息看来并不是国际社会期望的合作迹象。

请允许我谈谈这方面的一个要点。在我访问期间，政府官员反复建议说，一些非政府组织在达尔富尔从事不恰当的政治活动。看来这项指控通常指的是有关保护平民权利免受侵犯的宣传活动。换言之，提供食物和住所是可接受的；揭发违反人道主义法的情况就不可以。但是，为保护平民而大声疾呼是今天人道主义行动的核心部分，并反映了国际社会——和安理会——对达尔富尔平民的安全与保护的巨大关切。我期望，将停止对各机构暗中施压和区分“好”与“坏”的机构。

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对星期天在达尔富尔被杀的非苏特派团保护部队 5 名塞内加尔士兵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哀悼。这一惨痛损失是在整整一个月前非苏特派团两名维持和平人员在盖雷伊达遭到谋杀之后不久发生的，这是前来协助达尔富尔人民的人本身成为目标的又一个例子。

总之，虽然达尔富尔人道主义行动在支持着数百万人和真正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规模巨大，获得成功，但它却越来越脆弱。维持这项行动的机构和人员处在我所描述的这些因素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之下。士气低落。如果局面不好转，或出现涉及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更严重事件，一些组织就会开始撤出，而行动就会开始解体。然后，我们就会面临迅速出现的人道主义灾难。没有人希望出现这种结果。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结果。苏丹政府负有确保避免这种结果的特别责任。我从心底里希望，我明年 4 月不必作另一次这样的通报，甚至一次更糟的通报。

我还访问了苏丹南部的朱巴，察看那里在执行《全面和平协定》框架内的人道主义努力。虽然有了重大进展，例如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已开始回返，但其他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包括有关阿卜耶伊边界、部队改编和复员等问题。然而，虽然目前的人道主义需求在下降，但迫切需要增加复原和发展方面的援助，以帮助维持和平。特别是，达尔富尔决不能转移国际社会对北南《协定》根本重要性的关注。另一方面，正如苏丹南方政府自己明确认识到的那样，和平和迅速解决达尔富尔危机对它事关重大。

同样，定于本月早些时候重新开始的上帝抵抗军与乌干达政府之间的和谈，其成功至关重要。这场 20 年冲突的和平解决，将不仅有助于稳定《全面和平协定》，还将缓和非洲最持久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在乌干达北部，有 140 万人仍在流离失所。希萨诺特使的工作对于强化非洲人领导的倡议至关重要。我们认为，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将同我们的政治事务部和维持和平事务部的同事一道，继续支持“朱巴倡议项目”。

最后，我要对我总体所见所闻提出几点简要思考——我为长篇介绍感到抱歉。

第一，我对我所访问的每一个国家冲突的复杂程度感到震惊，除了深刻的政治问题外，这些冲突实际上还涉及旧有的多层交织的不同种族和部族群体之间的敌对和紧张，牧民和农民之间的敌对和紧张（这种敌对和紧张由于沙漠的侵蚀和传统结构的解体而加剧），以及有着复杂过去和现在关系的领导人之间的敌对和紧张关系。

第二，导致我们在努力处理深刻人道主义问题的冲突，有明显的区域方面。从达尔富尔向外蔓延的效应是明显的，至少在乍得东部如此。如果我们要持久解决个别冲突，我们就需要采取区域方法，尽可能平行处理各种问题。

第三，每场冲突也有明显的国内方面，虽然有关国家政府倾向于把所有责任都转嫁给达尔富尔。换句话说，除了区域方法外，还得有国家解决办法。

第四，即最后，每个国家所根本和迫切需要的，首先是通过对话和调解实现政治解决，必要时从外界获得帮助，但依靠的是国家行为体本身。这意味着，有关政客和领导人必须停止相互玩旷日持久的游戏，而很少或根本不为其成千上万同胞公民的生命和生计——此时由国际社会维持——着想的做法。对于国际社会本身而言，这意味着比任何时候都更密集地投资于冲突的预防、解决和调解。在这项努力中，没有比安全理事会更重要的行为体了。这是最好的投资，而同我们在我所访三个国家中看到的情景的令人震惊的人类代价相比，尤其如此。当然，我们在大量人道主义援助这种救死扶伤努力上所花费的代价可以更富有成效地花在发展方面。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约翰爵士第一次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我相信，我可以代表安理会祝他领导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获得圆满成功。

我现在将请已经报名、希望对我们刚听取的通报作评论或提问题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克里斯蒂安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全面和平协定》签署两年之后，苏丹南部继续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复原挑战，包括需要支助成千上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其中多数正在返回南方。由于爆发一种脑膜炎传染病，在南部十个州中的八个州蔓延，上述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我们对达尔富尔不断恶化的局势极为关切。虽然人道主义工作者取得了显著成功，但我们不可否认，援助工作人员越来越不安全，越来越成为目标。除非局势改善，而且工作人员获得更多达到困难者那里的机会，否则人道主义行动将明显放慢。鉴于这种不可维持的局势，我们再次呼吁苏丹政府给予救援工作人员更大的准入。如果有足够的安全，如果停止对他们的不可预测的暴力攻击，这些工作人员就可以到达更多急切需要援助的人那里。

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妥善处理乍得境内的人道主义挑战，因为那里有超过 400 000 名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由于达尔富尔和中非共和国境内的局势，这些不幸受

受害者的人数将显然增加。乍得东部越来越多的暴力事件将严重干扰人道主义行动，而联合国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正在那里开展出色的工作。

我们回顾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上星期发出的警告，即国际社会为乍得境内人道主义行动筹资的步伐正在放慢，并且低估了那里危机的规模。鉴于乍得境内可怕的人道主义局势，我们鼓励捐助者为在乍得东部提供粮食、水和住房所需的 1.74 亿美元捐款。迄今收到的 4 000 万美元不能满足这些不幸受害者的各种需要。

2006 年，中非共和国若干地区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增加了两倍。在多数受影响地区，缺乏发展和普遍不安全，使脆弱民众陷入严重紧急局势之中。我们要对有关即决处决、针对和迫害特定族群、以及一再发生的将村庄部分或全部化为焦土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须知，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平民在冲突时有受到保护的绝对权利。因此，我们呼吁这场冲突的各方采取措施，确保平民安全，因为不安全仍是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

我们知道，联合国正在呼吁 2007 年为中非共和国提供 4 900 万美元。迄今提供的资金不足这个数额的 0.4%。早日资助至关重要，以使人道主义机构能够计划和开展方案，及时惠及困难者。

我们要赞扬希萨诺总统为找到持久解决上帝抵抗军与乌干达政府之间冲突的办法所付出的努力。我们敦促各方承诺尽早重开和谈。

紧急救济协调员让世界关注我所提到的地区的人道主义灾难。他补充说，若无安全，世界上所有人道主义援助都不会改变局势。迫切需要我们找到所有这三个案例中的政治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库马洛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我也要感谢约翰·霍姆斯爵士的非常全面的通报。然而，我必须坦言，听到乍得、中非共和国和苏丹人民在继续受苦，令人非常沮丧。但约翰爵士通报的亮点之一出现在末

尾，即他开始谈到他对该区域访问的一些看法。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他所得到的印象之一，是这一局势具有区域性质。我国代表团始终强调，除非国际社会解决达尔富尔局势，否则在乍得、中非共和国和其他地区难民营中的人们将一直受苦受难。达尔富尔是关键；除非解开达尔富尔局势，否则苦难将继续。不幸的是，只要达尔富尔的政治局势得不到解决，任何数量的帮助或援助都不足以解决问题。

我们也赞同霍姆斯先生的意见，即达尔富尔局势还有影响苏丹北南方之间《全面和平协定》的危险。倘若发生这种状况，局势将变得确实比现在更加悲惨。达尔富尔局势所需要的，是非常紧张的政治努力，设法达成一个能够包括叛军力量、苏丹政府和该地区所有其他行为体的解决办法，以便在当地建立和平。

一个可怕的想法是，对达尔富尔局势似乎有缓解作用的唯一因素，当然是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苏特派团）的存在。但是，非苏特派团不会永远驻扎在那里；事实上，非苏特派团已威胁将在今年 6 月或 7 月撤离。届时，达尔富尔人民确实将听任金戈威德民兵、匪徒以及霍姆斯先生在证词中描述的其他各种角色的摆布。

因此我认为，我们也要同其他人一道呼吁国际社会加倍努力，争取解决达尔富尔局势。除非我们在达尔富尔取得成功，否则将始终有人为了自己的性命逃往乍得和中非共和国，并在那里面临更多的挑战。

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使公众注意那里人民的状况。我们一直在等待这份报告出台，并提醒我们注意，这真正是为了在那里受苦受难的人民。在这里，我们有时陷入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难题，而使人民正在受苦受难这一事实显得无足轻重。我高兴的是，联合国现在终于在发挥其特长，那就是提醒国际社会，在我们辩论混合行动、信函、备忘录和其他各种意见的同时，当地人民仍然在听任金戈威德民兵和当地所有其他势力的宰割；而我们所应当考虑的是当地人民，因为说到底，这是关于他们的问题。

因此，我说这些话，以感谢霍姆斯先生的报告。报告的内容听了令人于心不忍。霍姆斯先生表示他希望将不必再提出这样的报告；我们也希望，下一次能听到不同的报告。但是，按照我们现在的速度，能否成功令人怀疑。让我们希望能够成功。

刘振民先生（中国）：我首先感谢霍姆斯副秘书长所作的通报。

中方对部分非洲国家依然遭受人道主义危机的困扰深感关切。中方认为，非洲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成因各异，情况复杂。既有大规模武装冲突导致的大量平民伤亡并流离失所，如目前的索马里；也有传统的种族、部族、宗教矛盾引发的局部政治危机导致的人道主义局势，如乌干达北部的上帝抵抗军以及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更有长期经济欠发达导致的极度贫困，以及与之伴生的人道主义悲剧。既然成因不同，应对之策也需要有所区别。要努力制止、预防地区冲突，防止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发生与蔓延。要努力消除导致局势恶化的政治原因，要促进有关国家的政治和解，要促进有关国家的社会和谐与团结。要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改善民生。总之要对症下药，标本兼治，避免孤立、抽象地讨论人道主义危机，尤其应力戒将人道主义问题政治化。

国际社会在帮助非洲缓解人道危机方面责无旁贷。我们赞赏联合国及其它国际人道救援组织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呼吁国际各方继续发挥各自优势，群策群力，着眼于危机的综合治理。有关捐助方应切实兑现援助承诺，加大对非洲的人道救援行动的资助，解决当务之急的人道救援资金短缺问题。

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帮助有关非洲国家改善人道局势。多年来，中国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面向非洲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努力。今后，中方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上述努力。

沃尔科特·桑德斯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也要感谢霍姆斯副秘书长作了有关苏丹、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人道主义局势的内容丰富的通报。

能够听到他的第一手意见，特别有益，我们并且感谢霍姆斯先生决定，把这一十分紧迫的危机作为他担任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之后第一次外地访问的焦点。

美国赞同这一种意见，即 2004 年以来的国际努力，在稳定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局势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大规模救济工作已帮助使死亡率和营养不良水平降低到紧急状况门槛之下。但是，正如霍姆斯副秘书长指出的。过去一年，主要指标发生恶化，我们的集体成就现在受到威胁。暴力，包括针对援助人员的袭击行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地限制与需要救济的民众的接触，以及苏丹政府继续对救济工作的官僚主义束缚，使达尔富尔处在灾难的边缘。我们赞扬联合国与苏丹政府最近达成协议，取消对驻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限制。然而，我们注意到，过去作出过类似承诺但却没有遵守。因此，我们再次要求苏丹政府遵守其承诺，不再妨碍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行动。

我们对达尔富尔暴力继续增多，包括通过劫持车辆、拘留和武装进入非政府组织营地，将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直接作为目标的做法深感不安。协调人道主义工作者安全意识的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地受到骚扰，无法开展工作。这种暴力和恫吓环境影响了本已在极具挑战性环境下开展工作的救援人员的士气，并对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征聘和部署合格工作人员的能力造成负面影响。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我们看到乍得东部出现了更多的暴力，造成多达 8 000 名平民流离失所，而该地区已经收留了大量苏丹难民。这突显出达尔富尔冲突对于邻近地区的更广泛影响。我们坚定支持霍姆斯副秘书长关于向乍得东部派遣维和部队的呼吁，并鼓励联合国尽快与乍得政府最终确定维和部队的行动方式。

我们和霍姆斯先生一样对苏丹南部的人道主义局势持积极看法。在长达 20 多年的内战取得谈判解决后，苏丹南部人民现在能够集中精力实现复原和发展。我们认识到继续支持苏丹南部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恢复对于可持续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

我们还认识到，对回返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给予援助，以及对接收他们的社区给予支持对于苏丹南部的复原具有核心意义。我们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国际移民组织带头努力援助流离失所的苏丹人返回家园和重新开始生活表示敬意。

结束达尔富尔的暴力和痛苦仍是美国的头等要务之一。我们继续与联合国、非洲联盟和我们的国际伙伴密切合作，以制止冲突，确保提供人道主义救济，并追究那些对达尔富尔人民实施暴行的人的责任。

我们欢迎潘秘书长和巴希尔总统最近的交谈，他们在交谈中申明苏丹政府致力于 2006 年 11 月 16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达成的共识。我们要求苏丹政府遵守其承诺，推动商定框架的落实，包括向达尔富尔派驻联合国-非洲联盟混合维和部队。安全理事会将通过达尔富尔人民在实现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切实进展，来判断苏丹政府的承诺。

贝勒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组织本次辩论。我也感谢霍姆斯副秘书长就他最近的非洲之行提交报告。

我们首先愿就达尔富尔局势谈一些看法。比利时对去年夏天以来达尔富尔暴力和紧张局势恶化极为关切。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五名塞内加尔士兵遇害就是这种升级的悲惨例证，我们愿同霍姆斯先生一样向这些士兵的家人表示慰问。无论是政府军还是叛军和民兵对平民的袭击都在继续，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日益增多。这种违反行径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不能容忍它们继续下去。

在强调苏丹政府负有主要责任的同时，比利时坚持认为各方必须确保保护平民。为了制止暴力螺旋升级，苏丹政府必须结束有罪不罚现象，立即逮捕那些应负责任的人，使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比利时欢迎人权理事会上周达成共识，这表明整个国际社会对于达尔富尔的人权状况深为关切。

安全局势的恶化也妨碍了向达尔富尔提供援助。霍姆斯先生谈到了该问题。比利时感到关切的是，人

道主义组织面临的危险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这项世界最大的人道主义行动现在受到威胁。在这方面，比利时欢迎与苏丹政府就人道主义援助准入、保证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和消除繁琐手续等问题进行讨论。

此外，比利时欢迎苏丹政府与联合国于 3 月 28 日签署关于为达尔富尔人道主义活动提供便利的《联合公报》。我们希望苏丹政府能够迅速落实这一承诺。

更广泛地说，比利时认为，要确保达尔富尔的和平，国际社会就必须实施一项由若干部门组成的全面战略。这些部门必须相互补充，而又不能相互替代。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加紧努力，在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基础上重启政治进程，迅速部署有效和有利的维和部队，最后还要向各方施加压力，要求它们给予合作。

短期而言，鉴于安全和人道局势极为动荡，重要的是要紧急执行大力支助方案。我们赞同霍姆斯先生的分析，即达尔富尔局势分散了国际社会对于在苏丹南部执行《全面和平协定》的注意力。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必须促使各方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执行《全面和平协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定履行其协助执行协定的承诺。

霍姆斯先生提到了人道主义危机的区域层面，特别是人道主义危机影响到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的情况。同霍姆斯先生一样，比利时对人道主义局势给乍得和中非共和国这两个国家的平民百姓所造成的各方面影响感到关切。我国代表团深信，保护平民、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必须是国际社会的绝对优先事项。的确，我们必须勤勉努力，阻止达尔富尔冲突的扩大。

我们对乍得东部族群内部和跨界冲突的继续感到关切。过去三个月中，这些冲突导致流离失所者人数剧增——目前已达 14 万人——并加剧了十二个难民营内部和周围地区以及城乡的不安全。

比利时强烈谴责各反叛团体任何利用民众和强迫征召，包括利用和征召儿童的行为。

比利时还对中非共和国北部安全状况感到关切。正如霍姆斯先生所言，那里的安全局势仍然岌岌可

危。因暴力而逃离家园的人数现已超过 28 万的消息令人不安。我们注意到博齐泽总统正在对军方成员可能从事的所有暴力行为展开深入调查。同样在这方面，为了实现持久和平，有必要消除有罪不罚现象。

总的来说，比利时原则上支持向乍得和中非共和国派一支维持和平部队，以保护处于危境之中的平民，防止跨界攻击。这支部队在部署前应事先得到有关政府的同意，而且应该有充分的手段和强有力的任务授权，使它能够有效确保自身和平民的安全与保障。比利时认为，过去几年所汲取的重要经验教训之一是，对派驻一支部队的规划必须着眼于支持政治进程的前景。

最后，我要强调，其他非洲国家的人道主义局势也要求国际社会给予密切关注。

布里安先生（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我也要感谢霍姆斯先生所作的发人深思的通报和提出的看法，他谈到了他最近访问苏丹、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的情况。在那里，对平民的保护面临严重的挑战，因为达尔富尔的冲突持续不断而且产生种种蔓延性影响，给成千上万平民造成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苦难。我们与霍姆斯先生一样，深为关切当地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受冲突影响人数的日益增多、其收容营遭到的攻击以及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受到的违反。我们呼吁苏丹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履行其义务，在保护本国平民方面承担起它们的主要责任。

鉴于人道主义救济的提供至关重要，我们要对那些在其工作人员遭到暴力和攻击情况下仍继续积极开展工作的人道主义机构表示敬意。一些报告指出，在达尔富尔，将人道主义行动、人员和设施作为攻击目标，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感到担忧的是，人道主义工作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变得难以维持。我们敦促苏丹政府继续参与这方面努力，向人道主义机构提供充分合作。

斯洛伐克欢迎联合国与苏丹政府最近签署了一项公报，以减轻阻碍救济行动的行政负担，延长暂停对非政府组织行动设限的命令。然而，我们要表示，

我们继续关切在达尔富尔地区开展人道主义工作过程中所面临的官僚程序障碍，包括发放签证和工作许可方面的拖延。

斯洛伐克认为，国际社会应该有力、及时而有效地解决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人道主义需要。因此，我们还要重申我们的立场：我们认为在该地区部署一支有效的国际维持和平部队是在达尔富尔、乍得东部和中非共和国东北部地区挽救人民生命的唯一办法。

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不受惩罚现象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显然必须追究惩办那些对在达尔富尔和邻国所犯暴行负有责任的人。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进行的调查，我们呼吁苏丹政府在这方面提供一切必要的合作。

我们认为，为了防止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安理会应该考虑今后更有效地实施定向制裁。

最后，斯洛伐克仍然严重关切一些非洲国家的人道主义局势。我们十分清楚陷入武装冲突中的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所处的困境，因而我们支持联合国继续努力，加强对平民和人道主义机制的保护，使国际社会能够及时有效地对人道主义危机和紧急情况作出回应。

在这方面，我们要问一问副秘书长：他计划在今后访问非洲哪些地区。因为我们深为关切津巴布韦目前的人道主义状况，我们希望霍姆斯先生能够告诉我们，他是否也计划访问津巴布韦。

比亚博罗-伊博罗先生（刚果）（以法语发言）：我要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感谢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就中非共和国、乍得和苏丹，包括达尔富尔和苏丹南部的人道主义局势所作的全面、富有启发性和感人的通报。毋庸置疑，所描述的景象是很暗淡的，所面临的挑战是很严峻的。所有各级都必须共担责任：国际社会，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

此种悲惨局面危及目前陷入严重危险之中的人们的生命。我们不能接受有关国家政府——更笼统地说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当局——逃避责任的说法。但是，正如副秘书长清楚说明的那样，那里的局势很复杂，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应付。因此，我们支持副秘书长发出呼吁，要求通过对有关国家的所有政治行为方施加压力，在国家一级找到解决办法。在这方面，对人道主义人员的工作所施加的限制是不可容忍的，我们谴责这种做法。

与此同时，我们尤其强调应通过旨在解决有关严重问题的区域战略来提供国际援助，这些问题导致了目前困扰中非共和国、乍得和达尔富尔地区平民的痛苦状况。

多尔戈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也高兴地欢迎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约翰·霍姆斯先生。在他第一次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之际，我们祝愿他在担任其重要职务期间一切顺利。

正如霍姆斯先生在通报他访问该区域的情况时所确认的那样，中非共和国、乍得和苏丹的人道主义局势继续引起严重和应有的关切。我们对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日增以及武装团体针对平民的攻击行为不断增多，尤其感到关切。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开展工作的安全环境尤其艰难。

达尔富尔以及整个冲突地区人道主义问题的解决只有在达成稳妥办法，从政治上解决危机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要求仍未签署《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所有武装团体签署该协议。我们支持秘书长达尔富尔问题特使扬·埃利亚松先生和非洲联盟达尔富尔问题调解员艾哈迈德·萨利姆·萨利姆先生为达成全面和平协定而作的努力。

苏丹政府在霍姆斯先生的帮助下形成的决定以及3月28日苏丹政府与联合国签署关于为达尔富尔地区人道主义活动提供便利的联合公报，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期待这项公报得到苏丹政府的充分和严格落实。

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地区平民的安全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如果没有联合国的有效支持，这一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我们认为，按照秘书长的建议，通过一项大规模支助非洲联盟驻达尔富尔特派团的一揽子计划和随后在那里部署由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参加的混合行动，来迅速执行分阶段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计划是重要的。

在同苏丹政府的对话中，就联合国对达尔富尔维持和平的贡献的参数达成协议是重要的。

秘书长的各项建议可以帮助减缓乍得、中非共和国和苏丹南部的人道局势。这些建议涉及在苏丹不同地区部署一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其首要目标将是保护平民人口。联合国和这些国家的政府必须商定这一部署的具体模式。我们支持秘书处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

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继续援助，包括粮食援助，就不可能改善苏丹、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的人道局势。我们认为，完全有理由利用中央应急基金帮助苏丹、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的资金不足的人道主义活动，并且我们希望，将在客观、非政治化的基础上拨款。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谨感谢副秘书长霍姆斯先生非常详尽的通报。我们也对他的任命感到非常高兴，并且我们祝愿他十分顺利地履行其非常重要的使命。我们欣见，他的首次出访是到人道主义局势——安理会已经并必须继续处理的局势——特别严峻的一个地区。

刚才向我们所描述的苏丹、达尔富尔、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的严重的人道局势提出了许多问题，并表明我们应当对此感到极大的关切。我认为，达尔富尔最引人注目的情况就是人道主义指数恶化，正接近紧急情况水平，尽管由于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作出的不同寻常和巨大的努力，去年的指数略有改善。巴希尔总统在3月6日给秘书长的信中重申，这些指数是稳定的。

因此，我认为，听到达尔富尔局势恶化可能严重损害外勤工作人员进行的了不起的工作令人感到特

别不安。我认为，安理会应当赞扬数以千计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勇气，他们不顾面临的暴力、骚扰和威胁，不顾他们同达尔富尔大约 400 万依靠国际援助的人民的接触机会所受的限制而继续工作。我完全相信，主席将找到办法，表示安理会对人道主义外勤工作人员的工作的赞赏，他们值得我们的充分支持。

此外，我们对自今年年初以来达尔富尔人民继续流离失所感到特别不安。由于普遍的不安全局面和针对平民的暴力，自 1 月以来成千上万的人民被迫逃离家园。尽管每天都有更多的流离失所者继续到达，但难民营已达到饱和程度。我认为，安理会必须注重这个问题。此外，我们收到的有关发生暴行和广泛的性暴力行为的令人震惊的信息必须增强我们的决心，要采取行动把施暴者绳之以法。

我认为，鉴于这种悲惨的局面，安全理事会一致同意总战略，该战略应当指导我们解决人道主义和政治问题并在实地扩大部署维和部队的努力。我将就其中的每一点发表评论。

第一，我认为我们必须尽力在保护平民和确保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方面改善达尔富尔的安全局势。我注意到，巴希尔总统在其最近给秘书长的信中指出，保护平民是苏丹警察的责任。我认为，安全理事会不能接受这种说法——联合国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正如霍姆斯先生指出的，苏丹政府负有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的特别责任。

霍姆斯先生描述的严重的人道主义局势，持续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犯人权的行，以及每天迫使越来越多的苏丹人逃离家园的暴力行为，清楚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即达尔富尔继续存在普遍的暴力气氛，并且苏丹当局没有履行保护平民的责任。

当然，保护的责任——我们在 2004 年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主要在于该国政府，但是由于它未能履行这一责任，国际社会不得不进行调解。实地各方要对顽固存在的普遍暴力气氛负责，因此，安理会必须准备得出必要的结论。

第二，必须协助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同所有需要援助的人进行接触。法国注意到苏丹政府最近关于协助达尔富尔的国际人道主义行动的保证。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这只是一个步骤。我们希望，各级苏丹当局将果断执行这些措施。

请允许我回顾，消除人道主义行动的障碍是 2004 年 7 月联合国同苏丹政府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商定的共同目标之一。

然而，人道主义努力无法解决苏丹的根本问题，它需要一个政治解决方法。在这方面，我谨重申，法国充分支持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调解人扬·埃利亚松和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所作的努力，以确保各方遵守停火，并促进《阿布贾协定》政治进程的恢复。

我谨重申，我们支持秘书长同非洲联盟一道为在达尔富尔部署一支能够确保平民人口安全的维和部队作出的努力。

提到非洲部队，我要向损失了五名为达尔富尔和平工作的士兵的塞内加尔政府表示慰问。

我们注意到秘书长与巴希尔总统之间最近在利雅得进行的交谈。我们正等待未来几天对所发出信号的确认。我们期望苏丹政府履行 12 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作出的承诺。在我们看来，安全理事会不能再等待了，因为这事关达尔富尔人民的命运和该区域的稳定。

关于该危机对邻国的后果，我现在谈谈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的局势。过去几个月来，中非共和国和乍得有数万人流离失所，而且副秘书长强调，迫切需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同中非共和国一样，乍得如果满足其巨大需求，也需要我们尽快给予支助。

在中非共和国，整个北部的人道主义局势特别困难。出现了新的大规模流离失所现象和侵害平民的行径，这些都特别令人不安。在这方面，我注意到霍姆斯先生向我们提供的分析和他提出的对策。

关于东北部，持续不安全与乍得和苏丹边境地区的不稳定密切相关。我们欢迎最近宣布在该国北部设

立一个人道协调厅人道主义协调办事处。我国认为，在东部边境地区部署一支联合国部队是绝对必要的，这是博齐泽总统所希望的，也是我们最近所讨论的。

我们还支持霍姆斯先生对乍得的分析。我认为，国际社会低估由达尔富尔局势引起的影响乍得的危机严重性太久了。除了 23 万难民外，暴力已经导致该国东部 12 万人流离失所。虽然缺乏资源并对平民实行限制，但乍得已经同意作出巨大努力，在其领土上接纳这 23 万难民。然而，正如我们所知，局势是脆弱的。人道主义组织只好以有限的手段应付越来越多的流离失所者，而不安全在蔓延，包括在难民营所在地区。

我注意到霍姆斯先生说，该国东部的人道主义局势自安全理事会访问以来进一步恶化了。我的理解是，霍姆斯先生认为，乍得军队由于正在不得不应付叛军进攻，不能够保障该地区安全。我认为，必须迅速向恩贾梅纳部署维持和平行动部特派团（在乍得外长阿拉姆-米·艾哈迈德先生前来同安全理事会会谈时已经为此确立了原则），而且我们必须收到关于该局势的报告，以便我们能够作出任何必要决定。

廷科帕女士（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也要感谢霍姆斯先生提供了最新情况，使我们了解关于非洲区域那一地区局势的情况。我们同他一样对那里正在恶化的安全局势感到关切，因为这种局势进一步阻碍了人道主义援助方案。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虽然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国际社会表示了善意，但平民，特别是来自霍姆斯先生所提及的三个国家的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继续缺乏保护，而且局势仍然是一个有罪完全不受惩罚的局势。鉴于当地的困难局势（我们听说，那里的妇女和女孩正在被强奸并遭受其他虐待，而且民兵和卷入冲突的团伙正在招募儿童），我们似乎陷入了对联合国存在、非洲联盟在达尔富尔的存在以及在乍得的多国存在的技术性讨论。我们看到这些拖延在人命损失方面的后果。

同其他人一样，我们赞同以下看法：达尔富尔危机的解决，是恢复苏丹和整个区域，特别是乍得和中

非共和国稳定的关键。在这方面，我们支持正在进行的一切努力，包括秘书长特使扬·埃利亚松先生和非洲联盟调解人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所开展的工作，旨在同冲突各方协商，以推进和平进程。

我们还欢迎南方在《全面和平协议》框架内取得的进展，而人道协调厅将为此继续努力。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该国政府应采取步骤，在该地区实施社会发展计划。

我们还认为，由苏丹政府和联合国签署的协议是一个积极工具，以期便利分发人道主义援助。在这方面，我们要问霍姆斯先生，他认为安全理事会可以为监测该协议的充分执行做些什么，因为我们认为，该协议的充分执行对于便利人道主义援助，从而保护平民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还要问，人道协调厅是否已经采取措施，为即将到来的雨季作准备，以确保该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准入不会进一步受阻。

阿里亚斯先生（巴拿马）（**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愿同前面各位发言者一样，感谢霍姆斯副秘书长清晰、详细、特别是有力的通报。

我高兴地看到，没有安理会成员表示，这一问题属于联合国其他机构职权范围。看来，一旦人类苦难跨越国界，这本身就使其成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受理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要忘记，外交家、政治家和制图者对边界感兴趣，但对于生活在这样一个地区的人民而言，边界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巴拿马强调，我们必须寻求机制，确保联合国各种机构和论坛更为协调的行动。这尤其适用安全理事会和人权理事会。近来，人权理事会曾派团出访苏丹，但却未能进入该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对此令人遗憾的状况，无动于衷。此外，人权理事会刚刚通过一项有关苏丹的决议，我们却没有在这里正式注意到。

巴拿马还重申，2005 年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通过的声明（大会第 60/1 号决），将安全、发展与人权

三者相连，并建立了保护责任的原则，该声明必须产生一定的实际作用。霍姆斯先生在介绍结束时指出，该地区悲惨的人道主义局势显然与政治局势相关。

本组织内的倾向是，政治问题用官僚办法和由秘书处或外交官处理——我们今天的做法，也是遵从这种倾向。我想，联合国是否应当确保，各地区和国家现任政治领导人，在解决诸如这些局势问题时，更直接地参与事项；并确保对这些国家的访问，不仅加强双边政治和经济联系，而且也以某种方式加强政治领导人之间的联系；而且确保这些领导人（他们同外交官一样，有相互交流办法）更加积极果断地面对侵犯人权问题。

霍姆斯先生是否愿意对这些问题作任何回答？

克莱布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我愿同大家一起欢迎约翰·霍姆斯副秘书长第一次参加安全理事会会议，并感谢他通报最近出访苏丹、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的情况。我们赞同该地区——即达尔富尔、乍得东部和中非共和国东北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令人严重关切，特别是那里的环境已经变得更加艰难的意见。

我国代表团支持这一看法，即除非达尔富尔问题得到持久和平解决，否则该地区人道主义危机的解决将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在达尔富尔实现和平之前，所有各方必须尽最大努力，确保人道主义工作畅通无阻。

因此，我们欢迎苏丹政府同联合国最近签署一项联合公报，为在达尔富尔进行的人道主义活动提供便利。我们鼓励苏丹政府和联合国以及人道主义组织，最有效地利用这种便利，进而帮助减缓人道主义痛苦。

我们认为，人道主义方面的需要，必须作为优先事项得到解决。但是，最重要的是政治解决，必须实现政治解决，以此作为对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的最终解决，并推动乍得东部和中非共和国北部危机的解决。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联合国秘书长、非洲联盟（非盟）各主席和阿拉伯联盟秘书长与巴希尔总统最近在利雅得举行的会议，特别是他们加倍努力，争取所有各方加入和平进程，加快政治和解的承诺，以及承认需要联合国、非盟和阿拉伯联盟携手努力，争取早日全面解决冲突，结束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痛苦。

关于乍得东部的人道主义局势，我们希望了解副秘书长对在该地区部署一个联合国观察和保护团之前，联合国可如何改进该地局势的意见。

曼托瓦尼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我也欢迎霍姆斯副秘书长，感谢他的通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达尔富尔周边地区今天不稳定的根源和动态。

首先让我表示，意大利同其他代表团一起，对该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表示最深切的关切，并赞扬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的作用和霍姆斯先生个人的努力。

实地保护平民，是各国普遍承认的一项优先事项。这是我们工作的指导原则，是我们在讨论和决定中，必须始终突出的一项原则。意大利支持联合国在这方面的作用，我们强调，苏丹当局必须同联合国和在该地区活动的各人道主义组织充分合作。我们认为，正如人们今天上午所述，安全和准入最为重要。

同时，我们欢迎霍姆斯副秘书长访问朱巴，表现出对苏丹南部悬而未决问题的重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显示把这些问题放在一个适当的区域框架内加以解决。安理会不能让达尔富尔危机转移安理会对南方和平进程的注意力，应当在这方面重新对各方施加集体或单独压力。

最后，我们欢迎人权理事会就达尔富尔尊重人权问题提出共同立场，我们期待采取执行措施。

我有一些问题想提请霍姆斯副秘书长注意。

第一，关于苏丹政府与联合国签署的联合公报，我们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及时承诺，对人道主义行动恰是时候。过去也曾经签署过类似的文件，但不幸

没有得到充分执行。副秘书长对这次联合公报的执行，是否得到任何进一步的保证？

第二，霍姆斯先生对这项好消息对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有何见解？是否可以把它看作是苏丹当局方面具有诚意的一个迹象，一种积极的显示，目前政治方面的努力是否因此也能得到加强？

最后，关于乍得，我认为霍姆斯副秘书长在与乍得总理会晤后公开表达了较为乐观的看法。能否请他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并告诉我们他是否有理由抱有信心？

最后，我们要向塞内加尔当局和上周日遇害的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维和人员的家属表示意大利最深切的慰问。

卡坦尼先生（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请允许我感谢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通报情况。我们认为他的通报提高了我们对于一些非洲国家面临的人道困难的认识和关切。我们同其它国家一样要求尽快处理这些国家的人道局势，并向他提到的那些冲突所影响的国家提供必要的人道援助。

达尔富尔、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的人道局势无疑要求我们继续努力，确保这些国家的政府继续努力加以解决。应当与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合作和协调开展这项工作，以便为人道救济组织工作人员提供必要保护。

我们欢迎在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举行积极的会晤之后，苏丹政府于最近几周作出明确承诺。正如副秘书长所言，苏丹政府采取的步骤是该问题取得进展的最好证明。

在政治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苏丹总统与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近几周在喀土穆举行建设性会晤，以振兴《达尔富尔和平协议》。我们认为这将使苏丹政府与联合国在《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亚的斯亚贝巴会谈和《阿布贾协定》所规定的三阶段计划方面的分歧得到解决。我们欢迎该地区国家的努力。此外，在利雅得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也讨论了

达尔富尔问题，以便为该危机找到迅速和有效的解决办法。

我们不应错过任何一个实现和平的机会，无论是在达尔富尔还是在其它冲突地区。我们必须在已取得的进展基础上再接再厉，以实现和平与稳定并充分了解这些问题的根源。我们认为军事选择不利于任何危机的解决，无论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还认为，摆脱危机的方法是要确定一种机制，在尊重以及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具有真正政治意愿的基础上展开坦诚的讨论。

我所提到的三个国家在采取一切必要的正当措施保护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同时，对保护其平民负有主要责任。我们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将犯罪行为的所有责任人绳之以法，以便结束有罪不罚现象并建立法治。

我们有几个问题要问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第一，由于霍姆斯先生没有参与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和扬·埃利亚松先生采取的政治努力，我们想知道他对这些努力有何看法。第二，苏丹政府没有拒绝三阶段方案，但表示该方案的一些方面与《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相悖。霍姆斯先生同苏丹政府谈了该问题没有？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要以联合王国代表身份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副秘书长极为发人深思的通报。

令人瞩目的是，从我们最初开始辩论这一问题以来已有三年时间了，但苏丹局势，特别是达尔富尔局势仍然十分糟糕。更糟糕的是，尽管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大家庭和其他所有人都作出了努力，但局势还是波及邻国。

在苏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包括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一直在面临严重和持续的障碍的情况下帮助最弱势群体。我认为他们理应得到安理会的支持和认可。《联合公报》固然非常可喜，但只有得到执行才会有用。过去曾有太多的安排没有用上或

是没有实行。因此，我们将对所有参与者进行问责，并期待他们切实说到做到。

要使我们听到的这种人道局势发生真正变化，苏丹政府，以及现在特别是反叛分子就需要采取更多的具体步骤。需要遵守武器禁运。我们需要商定并执行停火，开展政治进程并达成协议，停止袭击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停止袭击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苏特派团）——同其他人一样，我们对本周早些时候非苏特派团五名士兵遇害表示哀悼——有关各方必须履行其捍卫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责任。而另一方面，苏丹政府需要维持空袭禁令。当然，我们期望看到尽快实施大规模支助一揽子计划和部署混合部队。因为有关各方如果不就所有这些问题采取紧急行动，我们将会面临进一步危机。真正的选择将是我们能否对犯罪人采取强硬措施。

关于乍得和中非共和国，我们听到了证据，并让我们可怕地想到了周六对 Tiero 村和 Marena 村的袭击。关于需要充分保护平民——以及可能最重要的是，保护联合国营地虽有容身之处但未得到安全的民众——我们需要提供安全。我非常希望很快与代比总统及其政府达成协议。当然，中非共和国愿意支持并接受联合国的有效存在是值得欢迎的。但这也表明了局势是多么恶劣以及为何需要援助。

最后，关于南苏丹和朱巴，无论如何困难，我们都必须继续支持朱巴进程，以及该进程为提供救济并有可能解决乌干达北部当前非常严重的人道危机所带来的前景。首先，我们必须继续努力，结束上帝抵抗军的活动。因此，我们十分欢迎西萨诺总统的努力，并确认安理会 3 月 22 日主席声明(S/PRST/2007/6)的内容。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责。

我请霍姆斯先生对各方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

霍布斯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将努力回复各位代表在会议上提出的各种问题。

首先，我要表示——我这样说并没有高兴之意——但我注意到，各方对所有这三国人道主义局势严重性的分析有着高度的一致。对于局势的严重性和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不存在任何争议。我认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我对那些看法也非常同意，比如比利时和法国代表的看法，他们指出，我们需要同时并行开展我们的所有努力——也就是说，要寻找一个政治解决办法，而这正是目前扬·埃利亚松和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正在领导的工作。对于卡塔尔代表的意见，我高兴地确认，我完全支持那些政治努力。我认为，努力寻找所有各方都同意而且其后都会遵守的政治解决办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取得我们所需要的进展，并解决我所谈到的那些悲惨人道主义问题。

很显然，我们同时需要继续努力在达尔富尔建立一支更强的维持和平部队。我同意强调这一点的各位代表的意见。显然很重要，正如南非代表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继续支持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苏特派团）驻留当地。非苏特派团正面临一些困难，不仅仅是因为最近其人员的丧生，而且也因为它在目前所处情况中执行任务遇到了困难。它需要我们给予支持。它需要我们持续提供财政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同时我们期待同时我们期待以大规模支助一揽子计划的方式加强该特派团的力量，最终建立混合部队，因为这是未来部队的一个基本要件。因此，我希望，各方将尽其所能，为维持非苏特派团的驻留以及它未来的加强作出贡献。

许多代表高兴地提到了 3 月 28 日达成的联合公报。许多代表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加强对该公报的支持。我要再次表示我本人对该公报的欢迎，但我也要重复我在介绍性发言时所说的话：关键并不在于协议中的字句，而在于它是否能得到实际落实。正如各位代表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也曾达成类似的协议，有关方面有时在遵守协议一段时间后，便逐步放松了对协议的遵守。在目前这个情况中，我们所希望的是，该协议能够得到持续和彻底的遵守。我认为，

在座各位所代表的国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应该通过它们派驻当地的代表，亲自关注喀土穆执行该协议的情况。

协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设立一个切实可行的后续执行委员会，由捐助各方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组成，因此这一机制将确保协议的执行工作保持在正轨上。但是，如果驻在喀土穆的国际社会的代表能够持续关注协议的执行，那么也会很有助益。比如，在我到达喀土穆参加主要涉及苏丹南部的援助集团会议之前不久，驻在那里的一些国家的代表非常有力地强调需要解决那些官僚程序问题，并表示希望看到取得一些进展，这样就很有帮助。我认为，这种形式的关切非常有益。当然，如果安全理事会要求有关各方提交关于落实情况的定期报告，那无疑也将是一项有益步骤。

对于我就冲突的区域性质以及解决富尔富尔冲突对于解决区域冲突何等重要所表示的看法，各位代表作了评论。当然，我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我也要指出，我还说过，在每一具体情况中，都存在需要单独解决，而不论达尔富尔危机解决与否的国家冲突和国家政治问题。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也不能无视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

我提到苏丹南部《全面和平协议》十分重要，而且不能忽视该协议。许多代表表示赞同此看法。我想，南非、秘鲁和意大利等国的代表都提到了这一点。我要再次指出，这一点至关重要。由于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正在减少，我要高兴地说，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本身正开始将其人员驻留集中在朱巴，而不是象以往一样在苏丹南部周围地区设立办事处网络，但我们绝对不是撤离我们的人员，我们仍然随时准备对所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作出回应。不过，很重要的是，联合国发展、复苏和重建系统的其他部分必须参与努力，有效推动南部苏丹的发展，从而避免出现缺口，确保实现有效的过渡。

斯洛伐克代表问及其他非洲冲突，并询问了我的访问计划。我目前尚在最后确定未来几个月的访问

计划，但我想访问索马里，因为那里存在着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安全状况。我想访问乌干达，尤其是乌干达北部地区，因为那里的问题很严重——我们已经谈到了那些问题——而且也有必要确保朱巴和平进程继续下去，从而最终解决那里的问题，使众多的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我认为很重要的是，应当让我能在相对早一些时候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这同样也是因为那里仍然有大量的行动，而且还存在大量的问题。我也想在某个时候——也许是今年晚些时候——访问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因为我认为也许有必要在某个时候访问这些地区。

我认为安排进行这些访问将使我能够不仅了解冲突局势，而且也了解自然危害和灾害所引起的问题以及贫穷造成的后果。我目前未计划亲自访问津巴布韦，但是人道协调厅的一名高级代表将在今年某个时候前往那里。

俄罗斯联邦代表询问了中央应急基金在该地区的使用情况。我这里有一些数字可以提供给安理会成员。在乍得，中央应急基金在2006年拨出了大约1000万美元，今年到目前为止拨出了750万美元。在中非共和国，中央应急基金在2006年拨款550万美元，在2007年拨款450万美元。当然，我们在达尔富尔当地也广泛使用了中央应急基金；2006年的拨款总额大约为3400万美元，2007年截至到目前为止已总共拨款3900万美元，其中包括一笔贷款。我们正在继续探讨如何在所有这些地方进一步使用该基金，但我认为，这很好地说明了中央应急基金是如何应付各种紧急需要的，反映了我们是这样使用资金的。

一些代表，不只是卡塔尔代表，问及在达尔富尔派驻混合维和部队和采取三阶段办法的前景问题，并提到了巴希尔总统与潘秘书长上星期在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期间举行的会晤。我们的确很希望在该会议上能取得一些进展，我们也希望——正如秘书长好象本星期早些时候说过的那样——能于下星期在亚的斯亚贝巴安排一次与苏丹政府代表和非洲联盟代表的会晤。我们希望这将是朝着执行大规模支助一揽子

计划以及最终建立混合部队迈出的重要步伐。我想我们对本次会议的解释是，它是为了澄清我们在大规模支助一揽子计划和混合部队方面打算做什么，而不是就该部队的细节开始一个冗长和可能是徒劳的谈判。在我们看来，它完全是一个澄清性的会议。

关于拟议的驻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维和部队问题，我要指出，正如我也在开始发言时所说的那样，我同意一些代表关于很快建立这支部队的重要性的见解。很清楚，例如象法国代表所说的那样，中非共和国的博齐泽总统非常急于看到部署这支部队，因为各种跨界入侵在中非共和国东北部造成了微妙的局势。我认为这突出了在该问题上采取迅速行动的重要性。

在答复法国代表的评论时，我可以顺便证实，因为通信和基础设施的困难，我们——联合国，不一定是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建议在中非共和国北部设立一系列联合国办事处，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处理那里的人道主义问题。

秘鲁代表问道，我们考虑以什么措施对付所有三个国家中即将到来的雨季。我想我们极其了解所有这三个地方的雨季提出的巨大挑战。各地情况不同，取决于不同地区的雨量多大。在我们正处理的国家中，北方的情况往往比南方各地容易。例如，在乍得东部南边，雨季显然使该地几乎完全无法通行。这可能也适用于中非共和国和达尔富尔南部的部分地区。因此，我们在雨季之前安排好必要的援助是绝对必要的。

这是一个熟悉的问题，然而，它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例如，在乍得东部，难以在雨季开始之前在合适地点放置适当数量的储存：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一旦雨季开始，由于该地区干河被水淹没，陆地通行几无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例如在乍得东部，我们非常重视为乍得东部处理这些问题的所有人道主义组织迅速制定——我们希望本周晚些时候完成——一个 90 天紧急计划，以便在雨季开始之前一切安排就绪。

我们看到中非共和国的情况完全一样。仅举一例，正如我刚才所描述的，显然必须在今后几周内向

丛林中的流离失所者和失去库存种子和农具的人提供种子和农具，以便他们能够耕田和下种。不然，6、12 或 18 个月后的粮食状况可能比现在更加严峻。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正在非常努力地设法确保把这些项目有效分配给流散在丛林中的人，尽管可以想象目前产生的后勤问题。

巴拿马代表问到政治领导人能够对寻求其中一些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法作出的贡献，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以任何方式访问这些国家的人应当利用一切机会敦促采取政治解决方法，而不只是关心双边问题。我希望，今后的情况将会这样。当政治领导人访问这些国家时，他们借机宣传人道主义原则和人道主义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正如在座许多代表所指出的，需要在我们讨论的所有国家中比目前更为更加有效地为平民提供基本保护。

印度尼西亚代表问，联合国如何能够改善乍得东部局势。我想我在提到我们同那里的所有非政府组织和机构合作制定的 90 天紧急计划时，部分回答了该问题。我认为，我在一开始的发言中说过，我们也期待着为今后二或三年制定一项全面战略，能够同时处理那里的苏丹难民问题，以及那里的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并且也处理东道社区的问题：正如已经指出的，它们非常慷慨地欢迎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但它们现在所剩无几，并且它们本身开始遭受所有这些人对该地区本来就脆弱和贫乏的资源施加的压力。

意大利代表象其他人一样问及联合公报的及时执行。我想我部分回答了该问题。我认为我们不能绝对保障该协议的执行。但我们希望，已成立的后续委员会将提供这样做的机制。但是，我说过，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大家继续关心它，密切观察，一旦看到该协议执行中的任何倒退迹象就发表意见，我想我已经建议，这在许多方面对继续进行人道主义努力很重要。不安全和官僚问题合在一起削弱了当地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士气，并使行动变得脆弱。

意大利代表还问，在同总理会谈之后我是否看到乍得的任何乐观迹象。我必须说，我没有看到。我同

乍得总理进行了非常良好的讨论，但是，如同我指出的，那里的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实际上正在恶化。那里需要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确实需要向前迈进，不只是人道主义行动，正如我说过的，也要在该地部署一支部队。没有部队，很难看出如何能够保护人民。

我希望，我回答了在座各位提出的所有问题。如有任何遗漏我表示歉意，但我认为我回答了所有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副秘书长的通报和他这次的访问以及他今后计划进行的访问。我认为，今天的讨论清楚地表明，安理会对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感到关切，特别是在苏丹，但也越来越对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的局势感到关切。我认为，我们今

天都表明，我们认为迫切需要在我们听到的各国的内部和之间实现政治解决。这些国家当然将仍然在安理会议程上占重要地位。

也许我可以代表安理会向副秘书长转达安理会对联合国、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和行动者每天在我们今天讨论的地区和世界各地进行的勇敢、艰难和重要工作的钦佩、赞赏和感激。他们确实值得我们的赞扬、感谢和支持。也许我可以请副秘书长转告他的团队。

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

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其议程上项目的审议。

下午 12 时 20 分散会